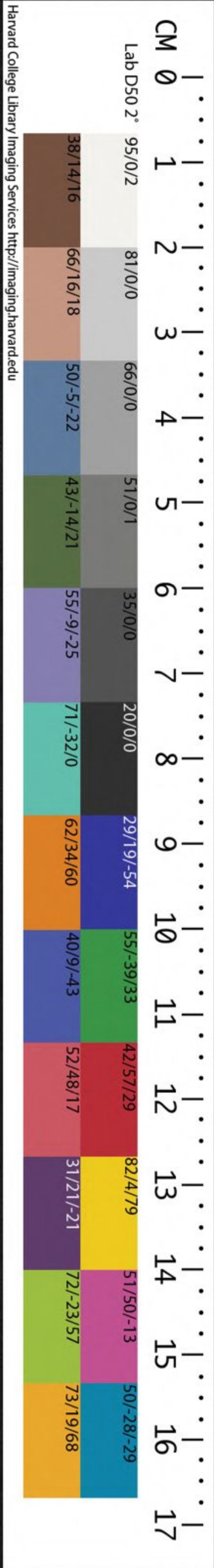


1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2530/342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六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內之縣高祖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對曰有母

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

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

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

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

隆按五人同一傳以皆謹厚有長者風又按萬石君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獨詳補上報丞相一書

隆按恭謹二字是綱下文孝謹

惟謹言慎審謹
等句皆本此

隆按當時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姬又後漢馬勤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尊寵同石君家然求如石父子之孝謹者或鮮矣
茅坤曰以子歸謂而必朝服以見又不名此則孔子所謂慎而無禮則愆而曲禮中所不載

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

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

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官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

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順也音巡於是景帝曰石君

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

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

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馬。師古曰路馬天子路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

軾蓋為敬也

也

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

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訢讀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

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

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以為儒者文

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

隆按此以下錯叙建慶事

漢書卷之六

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

憂。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

舍，自其所居也。竊問侍者，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澣洒。

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

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衲衫為疾踰。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帚，若今言中衣也。廁，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

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

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

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

中之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

張邦奇曰：帝時遊宴者，慈神仙聚歛征伐之事，紛紛交舉，建方侵上之親幸使嘗有言以及此，耶宜乎帝之多怒，亦少損矣。此而極言其所屏人而恣言者，抑

何事耶

陸按：內史慶醉

一段，應上子孫有過

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迺謝罷

慶。師古曰：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

年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

有所奏，上而被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今迺

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

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事耳。又說郎中令時事，蓋以建之書馬與慶之數馬二事適相類故

留而相形于此
以發烟波皆是
史遷敘事錯綜
先後處

隆按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至末
總叙慶之無所
建明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
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傳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
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
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東擊胡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
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
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
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文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

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受其過

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

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

曰適讀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

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

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

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

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

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填也音因朕甚憂之

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之州。禮嵩嶽通八神以

合宣房。孟康曰入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官合祀。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

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

塞决河也。事見溝洫志。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音賔又音頻。師古曰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

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乃

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朕力答

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是以切比

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此校考也。音類寐反。委任有司。然則官曠

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

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也

劉奉世曰切近也此言因巡狩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姦為姦

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

隆按上報度書史記止錄倉庫以下數句

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授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

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

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如

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

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師古曰

曰搖動百姓使具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

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

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

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

凌約言曰傳尾以孝謹哀矣作結語有感慨意隆按綿傳仍史記文又按醇謹無他句概縮平生

奉世曰誰何之通語不須

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哀矣。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李奇曰孰誰也

解為借問。王樹曰漢書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誰。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為誰呵也。

隆按忠實無它腸與上醇謹無

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綰曰以謹力。師古曰自勉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曰以謹力。師古曰自勉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音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鼓反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

它相應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

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

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

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

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

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

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

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少王，尊寵之。賞

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

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

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維不中其寬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

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

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

有之，實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

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師古

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

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

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即位，與丞

隆按不疑傳仍史記文

蘇軾曰：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

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

所以蒙垢受誣者非不求名也

求名之至者也

凌約言曰：直不疑買金償郎陳

重買棹償郎不

隆按學老子言
乃不疑根本處
其償金與不自
明盜嫂皆老氏
術也
又按兩用稱為
長者相喚應
又按仁傳仍史
記文

隆按誠如張說
太史公何以
為人二字觀下
文終無所言亦
無所毀則不泄
之為密重自見

盧凝治曰李太
白宮詞云宮中

行樂秘料得少
人知秘字從此
一秘字來郎中
令使之在芳何
曰秘戲耶

按歐傳仍史
劉敬曰予謂刑
名者即并學爾
家衡耳
曰祖謙曰景帝
誅意錯時丞相
青翟中尉嘉廷
尉歐劾奏錯大
逆無道錯當要
斬廷尉歐即張

相縮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
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
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

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

溺袴是以得此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

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

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

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以是
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

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

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

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

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敞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敞孝

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

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然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大家之二也此說非然

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敞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

歐也安得為不
按人哉則歐固
謹於禮而略於
大也

隆按孝王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之

劉知幾曰史之
有論也蓋欲省
文可知如石建
之辭衣云此
則片言如約而
義甚備所謂
省文可知也

隆按先總提三
王於前而後分
傳之

隆按孝王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之
茅坤曰書封王
及徙及入朝年
獨詳者將以起
下文寵梁而許
為傳位者之案
也

者處官。師古曰刺與專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今不可者不得已

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

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備其愛人如此

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

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

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

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六 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上武。諸姬生

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

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

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

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

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其明年。乃之

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

王鑿曰是時上未置太子一句

是甚有力

隆按梁王所以覬覦而怨望者皆起于千秋萬歲後傳于王一語故傳內叙未立太子立太子廢太子又立太子特詳云

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

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

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

壁。文穎曰：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

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

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

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

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

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

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為

按攬入羊勝公孫詭伏後案

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

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人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

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儼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

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

奇邪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

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

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既朝，上疏

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

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

略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

梁主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

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

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

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

豹師古曰：姓及內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迺令

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

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

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

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主伏斧質之。闕下

隆按：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應太后亦然句。

王應麟曰：傅位之言甚于剪桐之戲，刺益之謀幾于叔段之惡。

于邪而僭生，其驕而隙成，獻詞之文斧質之謝，噫真晚矣。

隆按帝果殺吾子應上帝殺吾子句

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

帝壹餐。師古曰。餐古食字。

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

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

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

時。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

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以為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

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

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

隆按史記附參
傳中。班掾別出
而益其事。自為
傳

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

后年之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

故曰頃太后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

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

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與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

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

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

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負為

梁共王。次子明為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

隆按史記并附指於梁孝王傳中而班掾別出之為傳却于孝王徙梁下附次五子位號為下傳過

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

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

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

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

曰剽劫也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所殺

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

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

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子國除。濟陰哀王

不識立一年薨。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

隆按史記五王各自為傳而班掾合之子頃王無傷以下班掾所補云

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

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

親祖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

有黽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

曰鄭說是也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

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

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

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

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

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

字借以為笮耳師古曰音音火故反太后啼諱師古曰諱不得

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

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止者李太

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

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人辱其父

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

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

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

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吏驗

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

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

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

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

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于頃王無傷嗣十

一年薨于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于夷王遂嗣六年

薨于荒王嘉嗣十五年薨于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

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

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

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

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擊音一曰反夜

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

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

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生婚

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

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

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

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

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

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葦之言應劭曰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

詩以為夜也師古曰葦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葦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謹詩

莫言卷五七
七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

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

既二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

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

斷獄亡益於治道汚鱣宗室。孟康曰鱣音漫師古曰鱣音秣謂塗染也以

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

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

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

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案事者

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日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

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

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

則計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

日著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

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污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

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

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

謀篡死罪囚。師古曰取日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茅坤曰谷亦此疏與田叔燒梁王獄草同旨

呂祖謙曰谷亦之言可謂知大體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

節即訊。至移書傳相中尉曰。主背策戒。師古曰。初封

言。詩暴妄行。師古曰。詩。乘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

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

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師古曰。抵

諱也。抵音丁禮反。譏音來。置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

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丞相御史請收王璽

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

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

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

真德秀曰。按此雖立自解之辭。然漢家素忌宗室之意。大概可見。蓋因七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哀平。未之有。改視管蔡。既誅而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彊之助。而漢枝葉剪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世之

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廬

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

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

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

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立。立

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

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

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貴赦。師古曰。貴謂寬

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

法戒哉

隆按謹以實封
應上恐復不首
實對句

茅坤曰他王皆
醒觀不足數故
不論列

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僵音薑。仆音赴。

微幸得踰於須臾。師古曰

日異得踰冬也。謹以實對。伏須重誅。須待也。時冬月盡

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

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

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

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主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

弟故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

死。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

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

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

徵以為

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

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

師古曰謂有詔

今出下及遣議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

茅坤曰賈誼本
漢才臣與屈原
異指而史遷特
以誼嘗為書而
原故併為一傳
而共序本末處
尤略漢書特載
治安諸疏所區
畫漢得失三代
以下罕見者于
今千載之間種
種若凡上事也
茲則莫善之功
為多
王世貞曰吳公
治平為天下第
一固嘗薦賈生
矣史不能舉吳

公名與所以稱
第一狀何也

邵寶曰論者謂
漢制不能復古
歸尤於叔孫通
通之時非誼之
時也通狗而卑
誼引而高誼不
能彊文帝通能
彊高祖乎是故
漢制不能復古
任其咎者文帝
與絳灌諸臣其
能辭諸
隆按賈誼見疏
以絳灌故而其
論事延拳拳於
絳灌遠繫之事
賢者之用心哉
茅坤曰此却

提眉原楚賢臣
也六字以下云
云殊倍先發
吳訥曰按晦翁
云後之君子高
其志惜其才而
狹其量云
潘潢曰帝憐誼
才而憂其量是
故授諸艱難之
中以深折其驕
銳之氣使其可
大受也然後引
以自近如是而
已爾汨羅托論
誼果何為者耶

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師古曰

未皇也師古曰自以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

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

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灌侯周勃也灌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

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

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乎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被讒於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其終篇曰

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

以自諭師古曰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

埃罪長沙師古曰埃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

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

烏虜哀哉兮逢時

不祥師古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鴟鴞鴞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

植立也

吐音反茸音人勇反

材不肖之人也闖音

漢書卷五十八

茅坤曰以下並
惜辭之辭
怪按韓非子云
莊蹻為盜於境
內原所謂蹻者
正此若西南傳
莊蹻者莊王之
裔蓋別一人云

薛應元曰薛曰
以下答屈原不

能全身遠害故
平之非誼自喻
也願說非是

音謂隨夷涵兮

應劭曰隨下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
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粟餓于

首陽之下師古曰

謂跖蹻廉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

涵濁也音胡困反

謂跖蹻廉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

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

莫邪為鈍兮應劭曰

大夫人也作寶

銘刀為銛徹師古曰世俗謂利為銛

劔因以冠名

于嗟

默默生之亡故兮

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師古曰生先

也幹棄周鼎

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

謂之甄師古曰

騰駕罷牛驂寒驢兮師古曰驂垂兩

耳服鹽車兮

師古曰駕

父服冠名也言冠乃

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師古曰

居下屨反在上也

國其莫吾知

醉曰已矣

李奇曰醉告也張晏曰醉離

今子獨壹鬱其誰語

師古曰壹鬱猶拂鬱也

夫固自引而遠去

師古曰引舉貌音匹遙反

鄧展曰襲重也師古曰九

沕淵潛以自珍音昧張晏

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日潛

蝮蠃從神龍遊也

夫豈從蝦與蛭螾

師古曰蝮音面

螾服虔曰蝮音面

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蝮蠃與蛭螾也

師古曰

當音弋人反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滅使麒麟

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蘇林曰般音繫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護意

王世貞曰吾讀
賈生弔屈氏文
未嘗不三復而
歎其有概也彼
所未悉者屈氏
歷九州而相君
當其身衣冠之
屬靡不稱大漢
矣不則北走胡
南走越等死耳
字美其文蓋傷
屈氏之可以不
死而死也又傷
已之不得為屈
氏無死也
茅坤曰味何必
懷此都句諛之
見已似解矣何
以嘔血而死

言今之離郵 歷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都也
亦猶屈原耳 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
懷此之都邑蓋亦諛自寬廣之言也 鳳皇翔于千仞
今覽德輝而下之 師古曰八尺曰仞 見細德之險微
今遙增擊而去之 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彼
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
尋為汗音一胡 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如
及又音一故反 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鱣魚
長者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汗
瀆必為螻蟻所制以况小朝主閣不容受忠逆之言
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
鱣亦大魚也音淫又音 誼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
尋螻音樓謂螻蛄也 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鴉 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

曰服不能遠飛 行不出域也 不祥鳥也 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

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 應劭曰太歲在卯為單 庚子曰

斜服集余舍 孟康曰日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 師古曰

閑異物來崒私怪其故 孟康曰崒音 發書占之讖言

其度 師古曰讖驗也 有徵驗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問於子服余去何之 師古曰子服者 吉虜告我凶言

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 師古曰淹遲也 服乃太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 師古曰意字 萬物變化固亡

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師古曰幹音管幹 形氣轉

隆按萬物以下
皆托為服對之
詞

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蛇也蘇林曰相傳與也師古曰此即禪代字合韻故音

嬗耳蘇說也是也。泐穆亡間胡可勝言。師古曰泐穆深微貌胡說也是也

禍災劫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以

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

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棲也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一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

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傅說被刑解在楚元王傳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

命不可說孰知其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索也師古曰纏音墨

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遠

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塊圯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圯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烏朗反此音於點反天不可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

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冶鑄為喻合散消

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

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患小智自私

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莊子曰權勢不尤

而類則一不必問其得道之淺

隆接曰大人曰至人曰真人曰德人名雖不同

而類則一不必問其得道之淺

尚其得道之淺

茅坤曰遲速有命以下並莊生齊魯貴一彭殤者之旨

劉放曰旱讀日

虞舜治日所謂
大人者相如惡
足以知之若賈
誼鵬賦真知大
人者也此眉山
蘇氏論也
楊慎曰漢書作
儻若囚拘史記
作擱若囚拘儻
當作渠隕反史
漢所見異辭當
各從本又解之

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
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
休迫之徒或趨西東
孟康曰休

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誘誅
之誅則音成或曰怵怵場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而
說者欲改字為
大人不由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儻若

囚拘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皆人肩偃儻爾音欺全
反師古曰蘇音是臣必曰按說文窘音渠隕反

迫也文選李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
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

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字並音窘
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至人遺物

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
所好所惡積之萬億

也臣瓚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
師古曰瓚說也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
真人恬漠獨與

道息師古曰恬安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
棄智而亡其

身也師古曰喪
合韻音先郎反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
師古曰荒
音呼廣反
乘流

則逝遇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
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

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今若浮其死今若休
師古曰
休息也

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不繫之舟
師古曰澹安也
音徒濫反靚與

靜同汜音
敷劔反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服虔曰道家養
空虛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
師古曰帶
芥小鯁也

帶音且
芥反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

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
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

釐音禧師古曰禘福也借釐
字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

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師古
曰漸

促近誼聽
說其言也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唐仲友曰治安
策不因前席不
敢陳
又曰治安策不
為文帝當時說
為文帝後世慮
謝枋得曰李義
山詩云可憐夜
半虛前席不問
倉生問鬼神此
一句道破文帝

亦有愧矣

隆按是時匈奴一段先提時事為疏上疏陳政重張本張或曰治安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楊維禎曰賈生治安策其為文而規畫治體圖謀遠慮大抵害陳而利以見季塗曰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事有問架底唐順之曰此文則適出左僕國語不類矣

王世貞曰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勿伍矣一助曰本末宏師古曰言置也音千故反

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今誼傳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齊，濟灼曰搶音倫，吳人罵楚人曰倫倫，攘亂貌也。師古曰音音是倫音什庚反，攘音女庚反。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漢書卷八十八

林希元曰夫樹國以上是泛論以下方入題說可為痛哭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

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

知治體者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

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

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執必固相疑也臣贊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

也師古曰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甚非所

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親

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今

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天子春秋鼎盛應

日鼎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

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

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

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

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

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

茅坤曰然而以下握入情事之切實處

隆按數年之後數句與上抱火積新數句相顧

王宗沐曰漢興賈誼博極群籍抱王伯之略為

文帝陳治安其
諸侯王執驕
悍易生變後七
國果反匈奴患
不可不備單于
果數侵苦漢邊
吏淮南王三子
怨望不宜分封
後果反淮南子
焉創諸所論事
皆劇切世故世
以此稱誼通達
國體

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孟康曰萋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萋也臣瓚曰太
公曰日中不萋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
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萋謂暴曬之也曬音所
智反又音所解反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
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頭
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
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
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
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

唐順之曰文字
妙處全在此等
令語

隆按陛下之與
諸公二句應上
與諸公併起數
句又非身封王
一句應上割膏
腴之地數句

曰無恙言
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師古曰殺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
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諸公
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廩得舍人師古曰廩與僅同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

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息至渥也
師古曰息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

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

茅坤曰又復入步設難

王維楨曰諸歷數四事反覆或論謂帝為不能猶有三代遺直

隆按此下應前制度疏闊提案

茅坤曰情危而詔繫
林希元曰後日
龜錯適符其言

隆按故疏者三句總收上文親疏二段
林希元曰異姓負疆而動指韓彭陳豨言同姓襲是跡而動指淮南濟北言
又曰此言當以威法治諸侯王亦因當時之弊而救之耳其實恩威當並行此

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疏等以疏故反。

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亦恃疆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試言其親者。

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

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

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

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

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應劭曰。園。圍也。

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

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

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其執盡又

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旼。禍字。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

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如。

真德秀曰太史公云賈誼鼂錯明申商孰味此疏譎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體解等語而後知之

材希元曰亦形執然者言執弱而不強故不反也
又曰以二今字反言極切
茅坤曰絕古今之議

隆按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段綱領從前許多議論皆是此意此下天下咸知此下之明之庶之仁之義四段正衆建諸侯之効厥後鼂錯主父偃之謀本此

毫芒也頓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

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也師古曰解股骨也體解上體音寬解音階又音必爾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

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師古曰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

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師古曰豨布役用之也黥布

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

亡可也晉灼曰事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

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

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

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

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

七

真德秀曰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以熄諸侯王之禍然其弊也至于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之罪非誼之策失也

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

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

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

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

病大瘡如淳曰腫足曰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

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

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音丑六反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

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病非徒瘡也又苦

跌盤師古曰跌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盤古戾字音足蹠反戾不可行也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之

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

子也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親者或二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

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師古曰偏曰以安天下

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跌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

也師古曰嫚古侮字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

魯欲口合注惠王之于少之字二字

隆按此段應前匈奴強侵邊提

又按此段論制匈奴比一篇實一事也音是流

為足食勸農語在新書班史則戰之食貨志中矣

宋祁曰漸本註六非體傷病也

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上上之所操持也操音上高反

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

且病痲服虔曰病痲不能行也師古曰痲夫辟者一面

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

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

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

當自為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

戰備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

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樓昉曰醫能治之句此道自謂

真德秀曰新書以主匈奴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制之

隆按今不獵猛獸數句亦譏射獵之失與前射獵之娛一段相應
直德秀曰按新書此也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俗之極奢極靡盡見之矣

張晏曰書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將吏被介冑而睡

張說誤也書則燔燧夜則舉烽

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謹自謂可

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

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

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

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事具匈奴傳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

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

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者如淳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下條以作履緣師古

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褻及標領者也內之閑

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

曰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

薄紈之裏縑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縑著衣也師古曰縑音妾謂以偏諸縑著之也

縑音步美者黼黻師古曰黼者織為斧形黻者織為文是古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

隆按以奉一帝一段收結上文且帝之身一段又接上意而申言之

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皂綵師古曰綵厚繒也音徒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也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

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

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

為大耳如淳曰好為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

唐順之曰數句說盡薄俗

尊卑之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

有肌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

而諛語服虔曰諛猶罵也張晏曰諛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倨音步併音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音工奚反其慈

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利有慈愛其子而貪其財利小異於禽

劉放曰脣或作唇

隆按此下亦應
前制度疏濶提
案

獸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

也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終不知反廉愧之

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

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

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

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弃禮誼捐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

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

師古曰言其所迫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願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兄

陵上之寢劉音輟塞兩朝之器。如淳曰塞取也兩朝高祖惠

又音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

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微發盈出十萬

言許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而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

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此其

云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以為大故。師古曰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至於

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慮不動

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夫移風易俗

真德考曰是時
張蒼為丞相蒼
故秦吏故所知
止此

漢書卷四十一

七

直德秀曰臣陰
謀天叙有典天
秩有禮則君臣
上下之分莫不
天之所為也特
勅之庸之則賴
乎人爾誼此言
非是
又曰或謂誼推
尊筦子見其學
之不粹是不然
筦子之言誠切
於治體者孟子
尚取楊貨之言
况筦子乎然又
以柳下二維之
說病筦子是又
不然禮義其統

言所包者廣廉
耻其專言所指
者切亦猶孟子
曰仁義忠信天
爵也忠信豈在
仁義之外耶

邵經邦曰兩都
經制不立竟致
王莽之禍而後
誼之言始驗
又曰誼之疏可
謂深明其未
矣歟後景帝殺
戮大臣變易太
子廢置王后驕
寵愛弟幾乎復
誼秦之故轍孰
謂誼果少年之
見乎哉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師古曰刀所以削
書書以筐篋所以盛
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

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
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

師古曰植建也
疆疆也音疆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可管子而少

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
禮義廉耻可也若以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

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

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
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令

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
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此業壹

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
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
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
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林希元曰古之王者一段想是古聖賢之語賈誼述之如樂記然

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百髮矣顏說誤謂鬻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赤故曰赤子爾唐順之曰節次整然茅坤曰教太子一節此則曹生監秦二世之患而所請尤三代以來首議

以亡皆由引用文法之吏授太子因拳拳周人保傅之間而景帝幸師孟錯用法刻深文帝寬厚之治索為使誼言得行何以及此

楊慎曰少成若天性此言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充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

禮師古曰廼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

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

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

成王幼在纒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

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

安也傳輔也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

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攜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

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

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嗜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

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

接助曰曰適生
曰少長曰既冠
見得頃刻不曾
放過

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

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

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

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和也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

過則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闕則諫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

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

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媿之事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春秋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

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

萬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

居順之曰此節
以三代對秦言

真德秀曰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懇言之其援胡亥以誠最為深切

隆按夫三代所以長久二段本兩鄙語而結言之與前何三代之君二句相應所謂其故可知以此

又按此段綱領在早諭教與選左右二句上直德秀曰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迺便晁錯以術教太子帝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漢也

真德秀曰此時務也止當是太息之四

曰訂謂面相斥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

罪也音居謁反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

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

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

刈菅茅也音效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

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

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

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

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

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

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本行下有者字

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

莫書卷四十八

隆按爲人上計
以上以禮法對
說以下言當舍
刑罰而取禮義

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

以法令。

師古曰：毆與驅同。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

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

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

武廣大其德行，六七十歲而弗失。秦王之治天下，十餘

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

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仁以異。在天

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

獸草木廣裕。

師古曰：裕，饒也。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

邵經邦曰帝非不知仁義法令之美惡特以惑於他岐無自固之志誼非無見而云然也

直德秀曰以觀之也止當是太息之五隆按此段亦應前制度取潤提案

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等也。廉側也。陛六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

徐中行曰文帝仁柔之過不患其不忌而患其忌之過也。吳王不朝而賜以川。杖張武受賂而賜以金錢。南越叛逆而卑辭厚禮以誘之。因其忌而不投縱。胤書行鼓牙掉舌。釀成七國之變。未必不由賈生忌器啓之。隆按為主上豫遠不敬與厲大臣之節二句此段綱領

廷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不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芻所食之草也。楚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

古書卷之八

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

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刑笞僇弃市之法

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辱迫天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

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

當閭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

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

也音子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

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

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

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隆按夫嘗以在貴寵等句提出說轉林希元曰此亦有激之言未盡善

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

刑罰之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

迺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

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

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移事智伯及趙滅智

伯豫讓蒙面吞炭鄭氏曰蒙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師古曰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智仲人曰誦學智力防後世與工者規模亦別只是論德教與教人于禮大臣近之

又按此以上是說為主上豫遠不敬應前

劉奉世曰蒙謂以物涂之取以蒙鼓故謂之蒙耳訓董與漆皆非也

林希元曰主上
遇其大臣四句
即孟子視臣如
犬馬則視君如
寇讎遺意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
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
頓亡耻。師古曰。頓音鈍。莫詬亡節。師古曰。莫音胡。結反。詬音后。廉
耻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
矣。服虔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
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為。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
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言俱

隆按此以上是
說厲大臣之節
應前
隆抄大戴記云
刑不上大夫者
古之大夫有坐
不顯汗穢者則
曰簠簋不飾
曰男女無別者
則曰帷薄不飾
曰上不思者則
曰臣節未著罷
曰不勝任者則
曰下官不職于
國之紀者則曰
行事不清此五
者大夫定罪名
矣。賈誼之疏大
畧本此。蓋古有
此制。誼疏之以
言。晉云。

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
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
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
甫又音扶。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
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軟音人。充反。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
正以諄之也。師古曰。諄。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
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聞譴何則白冠
鞶纓。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應
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繫。清。胡公漢官車駕出
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

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

二說。皆是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弛。師古曰弛廢也。自廢。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蘇林曰不

戾其頸而親加刀鉞也。師古曰鑿古戾字音廬結反。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

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粹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粹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粹音才元反。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

子美。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師古曰

喜音許更反。喜好也。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

也。上好為志氣也。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加也。矜尚

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

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也。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

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社稷。守圉扞敵之

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

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

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

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

金城也。尋其下文。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

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

白樂天曰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陳昌積曰賈生發流涕太息痛哭之諫宋儒議之然詎知去生不再世而諸侯強大發難於七。

漢書卷四十八

五十五

國又不再世盡
天下之輜重兵
賦以事匈奴劉
屈登公孫賀之
相踵腰幾趙蓋
韓揚之不得其
死生之所料若
持券而合比可
痛哭者為熾生
之言可不謂深
且長乎
隆按是時丞相
一段單承敬大
臣一節了治安
策案

隆按初文帝一
段亦先提時事
為道復上疏張
本

樓昉曰泚識事
勢議論剴切筆
力老健至吳楚
之反而說始駢
至王文偃之出
而策始行信乎
其通達國體也

忘家如此可託權
柄不須復制御也
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

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故

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

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

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

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

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

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

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

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

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

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不制

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

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

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

子今所謂黠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不足

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

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

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蠱名

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

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蕲讀與芟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維陽上

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東門畢以

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猶盡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

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

及淮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

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錢用諸費

稱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其逋逃而歸

樓昉曰不牽小行句應上異布衣句

唐順之曰又一段抽出淮南樓昉曰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謂中道衣敝則自悉其家財而補

陳仁子曰賈誼封建侯王子弟雖明一時之制未考三代之制

古者建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壤地既定各無知

心道若按古制分天下為五等自可杜淮南濟北之謀何至七國制而叛叛而討者

樓昉曰謂之曰二世利非誼本意

樓昉曰夫秦以下節進一節

意

樓昉曰夫秦以下節進一節

意

樓昉曰夫秦以下節進一節

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與東郡以益梁孟康曰列城縣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

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著音直畧反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

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

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

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

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

洪邁曰：詔上言生為明帝，沒為明神。茲言傳之，老母弱子，又曰其嗣為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帝不以為過，詔不以為疑，何也？蓋誼出于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覺爾。
隆按：迺徙淮陽，至撫其民一段，作復上疏結案，時又封淮南二句，又先提時事，為下文上疏張本。

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願指，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師古曰：蓄，讀曰蓄。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

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曰：幸從其言。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曰：一說皆非也。

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

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

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杜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

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

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

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音武，彼反。淮南雖

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

漢書卷四十八

賈宜

天

一

一

一

一

一

隆按此疏僅僅
數語爾而意轉
展詞迫切自是
漢初文字

隆按年二十三
矣有憇惜意且
與前年二十餘
反壽不得長相
應
隆按班掾歷次
諸王始末於賈
誼諸疏之後作

傳結案見其
言悉然
隆曰賈生抱
其材習則古今
治亂稱開美士
氣才識英朗器
為未定不無跌
宕喜事之習所
以窘步

牙坤曰深懷中
全諷
林希元曰諱言
三代秦漢之事
具有補于治道
此氏謂其通達
國體信矣看其
語氣多是矢口
成言殊不費力
蓋與蘇秦立諱
遊說之語相髣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

危漢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

柱之間。師古曰刺諸刺吳王荆軻刺秦所謂假賊兵

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傳願陛下少留

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自傷為傳

無狀。師古曰口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

二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

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

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

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

武。初立。與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

家。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使

時見用。功化必成。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

玄默躬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

難要不可以操
陳瓊文論也
疏密太過處惟
文帝受盡言史
臣謂誼之言亦
略施行然文帝
風俗好處誼不
為無助
何孟春曰誼嘗
欲改正朔易服
色定制度典禮
樂草具其議法
色尚黃用五為
官名更奏之今
新書略不見焉
益足徵孟堅所
謂五十八篇者
散軼多矣

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
日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
常義也愛好則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
三表也賜之風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
壞其口賜之日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
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其術固
娛樂親酌而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以疏矣誼亦五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九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
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盎
音一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
衆相隨而為盜也高后時盎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

盎兄噲任盎為郎中如淳曰盎為兄所保
任故得為郎中也絳侯為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
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

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
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方

降按爰盎鼂錯
兩相讒殺交之
錯死于盎而盎
亦不免于刺者
之手是固有天
道哉史家合傳
之意以此
又按盎傳本史
記文稍刪易敘
字
又按叙盎兄噲
暗伏絳侯望盎
案
李德裕曰當呂
氏之世陳平用
辟彊計權王產
祿絳侯若不與
同心而制其兵
柄劉氏安危未
可知也可不謂

社稷臣乎其後
雖明其無罪所
謂陷之死地而
後生之徒有救
焚之力且非曲
突之義楊子稱
盜忠不足而談
有餘斯言當矣
盧舜治曰絳侯
居擁立之後莫
非疑地盜無端
之問欲實臣主
於隙造間售欺
使帝不得不莊
勃不得不畏安
陵門外之禍非
不幸也
隆按袁盎斥絳
侯非社稷臣矣
已而明其無罪
論淮南王可削

地矣已而止其
遷蜀此亦引大
體慷慨處

隆按不足以毀
名應上有殺弟
名句

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

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臣如似也

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

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迺毀我師古曰望責怨心之也

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入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

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

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

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

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

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

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

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

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上輟食哭甚哀盎

入頓首請臯師古曰自責以不强諫也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

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

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自旁毛也交睫謂睡

寐也。賤音接。

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

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

大臣顛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

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子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

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

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

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盜繇。此名重

朝廷。盜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盜。盜

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君眾辱之後。雖惡

事即其目也

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諸毀之言。其過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

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

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

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

阪。盜搯轡。師古曰。搯與擊同。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

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百金

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聖主不

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疾若飛也。馳不測山。

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

三德秘曰。袁盎性有正慎。夫人

席塞梁王求嗣
此二事守正不
獲忠於所奉
隆按曰若止云
及坐認署似不
成語與上句了
不絕 偶必須曰
即聖 長布席

隆按仁愛士卒
士卒皆爭為死
先虛言之下文
即其實也

王楨曰史記云
何作口苛容齋
謂二何二苛
義不同余謂何
苛二字古者通
用實一義耳觀
漢書賈誼傳謂
大譴大何新書
謂大譴大苛可
証也
唐書曰曰益原
請問者蓋欲以
錯惡密啓嘉而
嘉慮其以吳私
重見告難以區
處也故拒之云
云爾
茅坤曰議說仇甫
而少編籍
王楨曰去盜劫

所坐之處高下
及坐郎署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

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如淳曰益時為中
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

師古曰卻謂
退而卑之也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益因前說

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

人廼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

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
夫人也於是上廼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

五十斤然益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

尉師古曰調遷
也音徒鈞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

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

刻治如淳曰種稱
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劔刺君矣南

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

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

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

師古曰慙
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師古曰上謁

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隙私有所白也丞相

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

私吾不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

絳侯丞相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

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

鼂錯素不相能
益之請問蓋欲
以錯惡密啓嘉
耳異時嘉奏請
誅鼂未必不自
益日夜從史之
故柰何帝爲錯
言先入嘉奏沮
格發憤而死非
益有以誤之乎

凌約言曰卷之
直諫嘉之善納
皆有長者風
隆按先叙益素
不好錯一段爲
下兩相讓善張
本
予曰此一着
不免缺憾

而評之

許應元曰益仁
愛得人附故丞
史既爲之解而
又有以錯謀告
之考

材官蹶張遷爲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積功至淮陽守非

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

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

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

聞以益聖師古曰日日日得聞異言也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

益愚師古曰箱箝也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

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適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

爲上客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輒避益所居坐

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鼂錯爲御史

大夫使吏案益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爲庶人吳

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少

及史爰益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

欲請治益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

日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益不宜有

謀如淳曰益大臣不宜有姦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益益恐夜見

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迺召

益益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上拜益爲泰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

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

鼂錯已誅益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

隆按據入從史盜侍兒一段為下文從史報盜地茅坤曰有非常之恩以故後有不意之報

隆按校為司馬史記作校尉司馬為是豈為尉二字音相同而誤歟

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

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

告從史君知文與侍者通。迺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馳而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

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迺悉

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

醪汁滓合之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

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

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

言汝有

親。吾不足索。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如

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君何患。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

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

盜解節旄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屣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

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

因得脫歸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

王。以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

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讀曰沉雒陽劇孟嘗過盜。盜

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

也。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

隆按益善待孟卒不見得孟緩急力史氏何以持夫此一節

何孟春日表益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為不足道矣雖然鄭伯段春秋譏之

然則卷成其惡驕而王此獨非景帝之過與隆按錯傳史記止記錯與諸大臣相讒殺如木班掾備載所上書疏與策對蓋亦重憐其才云又按學申商刑名為人隋南刻深二句足概錯之生平林駟巨史記應劭注掌故百石與此註異按錯以掌故遷太子舍人豈有自六百石而為百石者乎此註六字蓋衍文也

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

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

而孟兼行之師古曰瓚說不以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是在家而

辭云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

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

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師古曰多猶重益雖

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益進說。

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益。使人刺益。刺者至關中。問

益。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益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

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益心不

樂。家多怪。迺之。倍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梧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

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

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

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石吏主故事錯為人隋

直刻深。師古曰隋字與峭同峭謂峻陘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

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

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

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蓋衍文也

隆按錯輔太子不以道德而以術數由其學本申商云四知字根上知數術一何來錯所以根抵東宮之幸包藏七國之削在此

茅坤曰錯之所見卒如此釀禍也

降按賈誼治安策論教太子惟以仁孝禮義而錯惟以術數文帝擇師舍誼而用錯所以卒貽七國之禍

黃震曰錯言兵事徒民實塞等議尉有文華唐順之曰錯言邊事諸書深究

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

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

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

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

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

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

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

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臣何用知事

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

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

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

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

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

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幸

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

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今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

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時匈奴彊數寇

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

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

利害之實不當以文字觀之

茅坤曰按地形以善兵器之利孫吳以來所未發明者林希元曰此疏首言月兵三急

中述兵法一段又添入將知兵君擇將為兵家四要末言匈奴中國長技歸重於處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華夷虛實大略無遺又一切當真經世之文唐順之曰此文最古尚似孫武子

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承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

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濺。謂浸也。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也。水也。大陸曰阜。

少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

曼衍相屬。師古曰曼延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平原廣野。此車騎

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曰遠離也。仰

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

地淺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荏

葦竹蕭。師古曰荏葦也。葦葭也。蕭音完。少木蒙籠。支葉茂接。師古曰蒙籠覆蔽之貌。

此矛鉞之地也。師古曰鉞鐵把短也。音上延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

隆按此上言得地形

隆按此上言卒服習

隆按此上言器用利

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夫卑身以事疆

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

勝則須連結外援其制之也

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

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

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師古曰險道傾仄且與猶如

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

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

突騎

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

也

師古曰撓攬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勁弩長戟

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闊遠也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

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

茅坤曰以蠻夷攻蠻夷亦孫吳未見之言
陳仁子曰凡事不貴術數獨兵不厭術數奇正拙巧變化無窮何可一以正律之故錯所謂用兵三急者雖不假術數亦可至於以蠻夷攻蠻夷直以詐相使以罪人實塞下直以威相劫此兵家所不免也吾故曰錯之術數輔太子則非言兵事則是劉奉世曰長戟

恐誤或者勅弩
如今九牛大弩
以槍為矢故可
射疏及遠也然
戟有鈎又不可
射
茅坤曰今之胡
兵並聚而衆往
往深入突擊而
中國之長技不
得以自見鼉錯
云云似不相及

孫希元曰雖然
以下又轉一意

言勝不可保必
求萬全之策正
是為慮置降胡
義渠而設

隆按今降胡以
下所謂以蠻夷
攻蠻夷也至此
方露主意
茅坤曰按唐昭
宗末年往往用
沙陀之兵與藩
鎮之兵抗賊即
此然沙陀之衆
剽悍而不可制
而唐卒以此受
困可見漢兵與
胡兵相為表裡
處所難者先在
將領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騶之

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驟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

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

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檠也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

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筈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

古曰一說非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

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

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

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

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俛亦俯字仰讀口仰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

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

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

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

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

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

師古曰衡即橫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

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

直德秀曰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爾書官而不名詞又温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唐雁之曰叙事錯綜古實林希元曰此篇是見當時發卒備胡之不便故建議募民實塞下以省屯戍轉輸之勞調理周密詞意明徹隆按自首至行之之敵也是舉

秦事之失以為

賜錯爾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

三章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

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

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

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米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

故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毛毳細

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

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

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什也如淳曰償音奮秦民見

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

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

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發

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

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

隆按自胡人衣食之業至民不安矣言發卒備胡之不便

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

衆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

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日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

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口唱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邊竟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

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

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

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

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

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

又已去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

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

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

深塹具蘭石布渠荅服虔曰蘭石可投大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蘭石

隆按自令遠方之卒至末始詳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一事

真德秀曰此謂大城中又立一小城也
張邦奇曰民尚農則恒產立恒產立則土著固土著固則緩急為用此勸農力本為當世急務也

城上雷石也晏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苔苔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雷石如說是也渠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

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

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

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人

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竹者也復作如徒也臣贊曰

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不足除其罰令居之也師古曰贊說非也復扶日反

募以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

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

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同列卿者也

其二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

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

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今其

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

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

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全親戚而利

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美書卷四九

龜譜

五

五

五

隆按以陛下之時數句總收一篇意作結

陳仁子曰前章

言徙民姑舉其

事後章言徙民

迺審其宜舉其

事則民有所劫

而徙審其宜則

民有所樂而徙

林希元曰一篇

意思微見于此

頗似論冒

隆按臣聞以下

言安插徙民之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

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

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

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

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

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

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

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

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

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

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往也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

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室屋完

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

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

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

隆按臣又聞以下言駕馭徙民之法

茅坤曰即管子作內政以寓軍

令之遺

林之奇曰錯論

邊事後先皆有條理始欲用中國所長制匈奴所短帝從之矣于是請募民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為什伍之法以聯其民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支五歲今入郡縣足支二歲勿收民租其下富國強兵之術緻密精熟固非微倖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文章猶為有用之學也

直德秀曰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陳仁子曰文帝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得免錯策始蓋有虞敷納以言之遺意

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四面爭天下故曰亂從

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

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氣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鼓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以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勸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音頻寐反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楹師古曰楹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子容反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

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長也字或作帥音所類反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

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

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

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

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二大夫總謂當時受

策者非止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

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

隨接將以匡朕之不逮應上輔其不逮句

王應麟曰帝親策三道之要垂

所四者之闕將以廣箴諫之塗不經濟之術也

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
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
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
閉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
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撓也烏虜戒之師古曰虜讀曰呼二三大
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窋參子也汝陰
侯臣竈如淳曰夏侯嬰子也潁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
隴西太守臣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所選賢良太
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昧死再拜
言臣竊聞古之賢王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

漢書卷九十九

鄭曉曰策莫大
于漢漢策莫過
于鼂策就事為
文文簡徑明暢
事皆鑿鑿可行
賈太傅不及也
文中子曰洋洋
乎鼂董公孫之
對有以哉
隆按朱晦翁云
鼂董公孫之對
據道理只有仲
舒為得公孫已
不見好鼂錯所
說何事此定論
也
又彥博曰錯云
五帝神聖其臣

莫能及故自親
事夫所謂五帝
者堯舜為聖之
優觀二典所載
堯命羲和云
舜命禹云則
堯舜果自親事
乎若後之人若
謂錯言為是是
少以一身心
兩耳兩目獨任
目用以周天下
之萬務豈不殆
哉

直德秀曰錯之
對惟二王臣主
俱賢一段為正
論若所謂五帝
神聖其臣莫及

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

王祖。齊桓得甕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

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瓚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

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

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

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適以臣錯充賦。如

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

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

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厚

宮路寢。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不

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

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

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

雨時。膏露降。師古曰露凝如膏。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

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

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

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

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

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效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錯以邪說諛辭對可罪哉

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

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

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

祿不過其量。不以不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

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

也。子孟康曰機發也陷穿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

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

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

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顧也若今言雇賃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

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

讀曰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

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辜至死而不怨者。知罪
 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
 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也。救主之失。補主之
 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
 汚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汚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
 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
 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
 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
 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

呂祖謙曰。錯對
 為語。語以來售
 世多短之。至于
 論三王計安天
 下。本人情及三
 秦之弊。亦不可
 廢。
 茅坤曰。臣子納
 忠。而借往事最
 得體。

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
 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
 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
 及三王之佐。然功力
 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
 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日
 輯和也。民不
 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
 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
 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
 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衰也。
 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盡。賦

隆教必著人字
义乃安

隆彼吏不平和
不宣民不寧
是一套事故舉
廢事之始以概
見其端云

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諛諛以求自全也師

古曰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

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師古曰僭痛也言痛刑

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

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

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

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

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

逃。人有走心。陳勝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

福。此吏不平和。不宣民不寧。表渴也。今陛下配天象

地。覆露萬民。如淳曰覆陰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

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媯。文穎曰媯煩繞也寬大愛

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師古曰謂除收帑非謗不治。

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通關去塞。張

曰文帝十二年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

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張

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亡

逃有年而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明詔軍

師。慶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親耕節用

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賢聖之名。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

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材質。臨制天下

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

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

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已也。然莫能望陛下清光。晉灼曰：今

下之不能望見陛下之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

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

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

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

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隆按：詔策在三之與四者之關而錯一以五帝三王五百秦時君臣之不及分答之末復總前所云而歸帝于五帝欲其躬親之以答悉陳以志毋有所隱之問是為在其為這言極諫哉或謂錯言小小討教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信

宋祁曰：臣是所字存之語，宋得成。

隆按：削地之舉雖忠于國矣，曷

不如誼懷之策
分國邑以錫子
弟平則我無削
之名而彼執日
自削也而顧驟
加裁抑以激其
變而卒以殺身
何其疏于為謀
哉
洪邁曰鼂錯穿
宗廟垣帝謂錯
無罪臨江王榮
坐侵太宗廟墻
地為宮卒自殺
兩者均為侵宗
廟祭以廢黜主
寵王於殺之錯
方貴幸故略不
問罪其不公不
慈如此反用我
益一言錯即死
族其寡恩忍殺

復如此

劉蕡曰錯為漢
畫削諸侯之策
非不知禍之將
至矣忠臣之心
壯夫之節苟利
社稷死無悔焉
隆接欲令上自
將兵而身居守

漢書卷四十九

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
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
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師占
者內垣之外游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墻
地也音人緣反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間
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
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墻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
曰以所奏不當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
天子意故謝

迺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
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
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謹錯父聞之從
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
御史大夫位也二公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
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
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
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漢書卷四十九

鼂錯

三

此錯失着處以故青翟董得以籍口

隆按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隔以故盜之言其密錯計出於嘉上即登計又出于錯上

臣視曰袁益與錯宜不相善景帝豈不知之而聽其偏議是為臣報隙也故高帝封濞于吳以誡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制地之議耶

隆按次丞相青翟等劾錯應上諸大臣多不好錯案

茅坤曰其欲以吳之未下者與吳則實嬰委終

會實嬰言爰盜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
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虐今吳楚反於
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濤
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
豈發虐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
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
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
誘以亂錯曰盜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
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酒
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盜師古曰曰卒竟也對曰吳楚

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
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
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
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盜曰愚計出此唯上

孰計之廼拜盜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
翟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張歐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

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
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
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

以鉗吳之意而
 錯獨結禍悲夫
 隆按父母妻子
 一段與上錯父
 一段相應
 秦觀曰漢斬錯
 七國之兵所以
 破也何則勝敗
 之機繫於理之
 曲直理直則師
 壯師壯勝之機
 也理則則師老
 師老敗之機也
 何孟春曰錯之
 為謀雖曰失於
 輕舉要之為宗
 社大計非為一
 已計也景帝聞
 變倉皇無策一
 聞小人之說遽
 爾輕殺後之臣

鄧展曰徐僮
 臨淮二縣也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
 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
 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
 知迺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錯衣朝
 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
 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
 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
 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
 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
 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指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指音其炎反
 上曰係在師古曰係音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

子其時盡心為
 國謀慮哉
 隆按末叙鄧公
 一段以明錯之
 無非而見戮也
 因為鄧公附列
 小傳
 宋祁曰著年字
 則俗而不古但
 云中則是史常
 體

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書始行卒受
 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
 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
 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
 先生也一日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先者其名也

隆按此贊本史
 記兩贊而損益
 之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
 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勢
 其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

李觀曰史臣責
錯之父不逮趙
括母何其鄙也
夫趙括持必敗
之執毋言趙王
不可使將及括
失律毋以先見
獲宥是錯用至
忠之略與必敗
之執異也其父
雖懼禍至奈其
子所籌國之大
事也且使括毋
言之足稱明婦
人也使錯父言
之是沮其子為
忠也孰可擬議

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
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
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
括，王不許。毋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
於長平，以毋前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
行之語著于篇。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九 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

貲為騎郎。蘇林曰：霍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註貲事

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其所知名，釋之曰：久

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也。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

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

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師古曰：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

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

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

隆按張馮汲鄭
行事不相類而
取節焉皆足以
成名故並為一
傳
文按釋之傳本
史記原文稍損
數字
黃震曰釋之守
法識大體為漢
廷尉第一于定
國非其比也
茅坤曰其言類
高祖之論陸賈
叔孫通輩
王林曰卑之母
甚高論自是兩
句今人以一句
讀之却以為所
說之卑者甚矣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

當時之意矣

何孟春曰子亭云有官守者修其職文帝問上林禽獸簿尉不能對而嗇夫代對甚悉是盡職也釋之不能啓文帝黜上林尉而反不拜嗇夫官謂廷尉為天下之平得無愧乎

師古曰曰圈養獸之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虎圈嗇

夫從勿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

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

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

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音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

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

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

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積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以嗇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

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錯音千故反文帝

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

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日問也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

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木下司

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

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

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

長

隆按文帝繇是
奇釋之總承上
作結語

劉會孟曰真得
時景情態俱活

茅坤曰新豐在
關中去邯鄲尚

二千里而帝指
示之必其慎夫

人嘗于帝前有
故鄉之思也

又曰過西陵而
悲思當時帝必

有厭墳靡過傷
之意而因以感

問之者
又曰秦皇之侈

葬釋之一口道
破

劉奉世曰渭上
有橋非一此在

中故曰中渭橋

承認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

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

曰廁岸之邊廁也解在劉向傳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

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使慎夫人

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意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

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左右皆曰

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有一人從

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

曰縣人來如淳曰長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師古

天子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

已過今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虜而廷尉廼當

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

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

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

洪邁曰釋之謂
上使使誅之則
已無乃啓人主
徑殺人之端乎
斯一節未為至
當也

茅坤曰法平而所對則慎洪適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此漢史所稱也周勃下獄釋之正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盜環一二細事耳烏在其為無冤民哉

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弃市上大怒曰

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師古曰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

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

陵土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杯音

步侯反謂手鞠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

之物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

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

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

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

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

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鞮音武伐反顧謂釋之

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係既已人或讓王

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

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鞮

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

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

隆按蹠此天下稱之又總承上

作結語且與上亡所知名相應

又按侯嬴故又立信陵于市中

而曰今蘇之為公子足矣當時

市人以公子為長者王生故使

廷尉結鞮而曰欲以此重之當

時諸公莫不重釋之二事適相

類如此又按王生結鞮

即黃老推剛為柔之肯惜也史失其名而僅為附列小傳

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

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事

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

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為具以實言。文帝曰。吾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

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

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將音所類反。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為代

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訖

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廼拊髀曰。師古曰嗟。嗟。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

言解在陳平傳。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

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嗚呼。不問隙之

處。而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

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

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

之。韋昭曰門中。闡為闡。師古曰音牛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論將一節本史記文稍損數字。又按次祖父趙人伏後唐兩言。臣大父冷案。劉奉世曰。文帝因問唐遂及居代事。則何自為郎。即問從何處來為郎。楊慎曰。唐謂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微亦深中其病。茅坤曰。指次家。應上曲折。

隆按唐傳只叙

論將一節本史

記文稍損數字

又按次祖父趙

人伏後唐兩言

臣大父冷案

劉奉世曰文帝

因問唐遂及居

代事則何自為

郎即問從何處

來為郎

楊慎曰唐謂帝

不能用頗牧其

言雖有微亦深

中其病

茅坤曰指次家

應上曲折

楊慎曰其慷慨

激發有俠士之

風

茅坤曰以下纔

紆徐次言之

隆按馬融龍虎

賦勇怯見之莫

漢書卷五十一

馮唐

四

五

馬

茅坤曰千古來
論任將無踰此
言

茅坤曰教之募
兵數所費不下
數十百萬以區
區趙而能聽其
將帥如此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
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

白之也音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
芳日反

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穀張弩也音邁百金之士

十萬。服虔曰良上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

耳服說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

是也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

蘇林曰其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

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

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假錢也五日壹殺

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

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

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

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

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

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

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

隆按楊子法言
云或問焉唐文
帝得蕭頤季牧
不能也諒乎曰
彼將有激也親
屈帝尊以信亞
夫之軍至頗牧
曷不用哉

盧舜治曰讀張

釋之馮唐二傳

見家人父子之

風讀表盜晁錯

傳則互相傾覆

矣讀江充息夫

躬傳則釀成妖

孽矣要之有是

君即有是臣可

蓋哉

隆按點傳本史

記文稍損數字

大概以嚴見憚

此篇綱領如帝

不冠不見聞諫

默然見憚于君

面責弘湯不敢

言不拜大將軍

過加于平日見

憚于權貴至於

淮南王亦畏其

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

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

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

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

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

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

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

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

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

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

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此音頻寐反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

而行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田

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

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

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

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

隆按史記弘大

體漢書改弘為

漢書卷五十一

及音

引是
又按為人以下
伏後案以後一
皆應

隆按此段應前
件据少禮

隆按此段應前
犯上顏色

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
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
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盎
之為人應劭曰傅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
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
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
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
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

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之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虐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

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

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瘳與愈同最後嚴助為請告上

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師古曰瘳

也勝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

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

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林邊側也

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

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

史記守成
有招之不來
之不去二句
形容不可奪之
即極得肯綮班
史何以削之
王世貞曰漢文
臨廁幸昭所
謂夾二水而臨
其岸也植夫人
如廁與武帝據

漢書卷五十一
汲黯傳

廁見衛青廁
之廁也

證按此段應前
面折不能容人
之過

唐虞治曰黜引
大體不拘文法
而湯常在文深
小苛兩人相才
而處史家模馮
不苟
隆按史記憤發
上有仇厲守高
不能屈句才見
兩人不相能處

隆按此段又應
前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

隆按此段又應
前性居少禮

兵於帳中也師古曰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

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

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師古曰質對之也公為正卿上不能褒

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圉

圍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

改更而公以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黯時與湯論議

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

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

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

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術尊公孫

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

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

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陷人於

罔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

說也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上

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

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

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

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

隆按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醞籍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二公議論懸絕如此

隆按此段又應前犯主顏色又按黯罷上史記有默然二字與前上怒處亦有默然二字雖開語却有無限含蓄

隆按此段又應前犯主顏色事與武帝所差見亦其所英風大略處而百點不能沮之矣黯總是不學無術只此一箇抗直

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隘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及黯之言曰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

縣官亡錢從民貫馬師古曰除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虐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

陸機史記五百
餘人下有是所
謂其葉而傷
其枝句更懇切

茅坤曰以下指
次悲憤嗚咽絕

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史繩以為闌出

財物加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

一也臣瓚曰無符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以謝天

傳出入為闌也又以為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

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

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召黯拜

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

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

江以達曰黯志
在補過要非真
薄淮陽者

陸機論湯之
病國深中膏肓
卒亦不出其所
料

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不能

任郡事。師古曰力謂甚也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

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臥而

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

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

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師古曰舞猶弄也內懷詐

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

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茅坤曰總結篇首以嚴見憚而附司馬安諸人並以次指點之獨立處

隆按衛人仕者應稱首有寵於古之衛君句

隆按當時傳本更記原文稍損

易數字通篇以賓客為綱領
盧辨治曰鄭莊有俠者流也始置驛馬繼而任賓客就多負始不治產繼而死無餘財始仰俸賜給諸公繼而千里不齎糧故傳首曰當時以任俠自喜足以概其行矣大都陳遵之輩云劉歆曰自見當屬上句

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

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

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

十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

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

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

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

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

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阬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聲聞梁楚間孝

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

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

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

師古曰議田蚡及竇嬰安事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

黃震曰鄭莊推轂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驛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子舉爾所知之意矣

黃震曰莊事君無所臧否而所

引又與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列張馮汲諸賢之後陸燦曰史言鄭君不奉名藉詔而死至其子莊官九卿諸孫為二千石者六七人天於忠義之報固有意哉

隆按先是下邳一段史記作為齊語蓋有感而借以形友道之衰故以汲鄭亦云悲夫句結之班史移入傳尾

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

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

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

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

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

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

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

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音趨也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否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

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儻音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儻也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

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

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

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

填門師古曰填滿也音田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

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師古曰署謂書之

一

去汲鄭亦云句
似於當時不相
象云

隆按此贊亦委
甄似史記

漢書卷五十一
藝文志

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

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

訕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曷為不能用。頗

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一

